

明

史

五
二

新
子
知
聲

PDG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總裁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李大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擢少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喬 字

孫 交 子 元

林 俊 子 達

金 獻 民

秦 金 孫 柱

趙 璜

鄒 文 盛

梁 材

劉 麟

蔣 瑤

王 廷 相

喬字希大山西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方

郎中皆以清節顯宇登成化二十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引治初王恕爲吏部調之文選三遷至郎中門無私謁擢太常少卿武宗嗣位遣祀中鎮西海還朝條上道中所見軍民困苦六事已遷光祿卿歷戶部左右侍郎劉瑾敗大臣多以黨附見劾宇獨無所染拜南京禮部尚書乾清宮災率同列言視朝不勤經筵久輟國本未建義子猥多番僧處禁寺優伶侍起居立皇店留邊兵習戰鬪土木繁興織造不息凡十事帝不省久之改兵部參贊機務以帝遠遊塞上而監國無人請早建儲貳帝將自擊寇宇復率同列諫皆不報未幾寧王宸濠反揚

言旦夕下南京宇嚴爲警備而談笑自如時攜客燕城外密察地險易置戍守綜理周密內外宴然指揮楊銳有才畧署爲安慶守備鎮守中官劉瑯與濠通爲預伏死士宇刺得其情詰瑯用事者瑯懼不敢動宇乃大索城中斬所伏壯士三百人懸首江上宸濠失內應且知有備不敢東攻安慶銳固守不得下未幾敗帝至南京詔百官戎服朝明年正旦宇不可率諸臣朝服賀江彬索城門諸鑰都督府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禁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予雖天子詔不可得都督府以宇言復乃已彬矯旨有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

亦稍稍止彬欲譖去宇守備太監王偉者初爲帝伴讀帝信之每從中調護故彬謀不行帝駐南京九月宇倡諸臣三請回鑾又自伏闕請駕旋扈至揚州明年加太子太保論保障功復加少保世宗卽位召爲吏部尚書宇自爲選郎有人倫鑒及是銓政一清帝求治銳甚宇與林俊彭澤孫交皆海內重望帝亦委任之凡爲權倖所黜者皆起列庶位天下欣欣望治帝性剛好自用宇所執漸不見聽興府需次官六十三人乞遷叙宇言此輩虛隸名籍與見供事者不同黜罰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蔣輪邵喜爲伯宇不可

無何詔進壽寧侯張鶴齡爲公封后父陳萬言爲伯授
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
張巒亦歿後贈今奈何以父贈爲子封萬言封伯視巒
更驟而子授尚寶非制願陛下守典章以垂萬世帝並
不從史道訐楊廷和宇言道挾私遂下之詔獄曹嘉助
道劾宇宇求罷帝命鴻臚趨視事宇遇事不可無不力
爭而爭大禮尤切帝欲加興獻帝皇號宇言加皇於本
生之親則干正統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及禮官請稱
獻帝爲本生考帝改稱本生皇考又詔建獻帝廟於大
內宇等復連章諫特旨用席書爲禮部尚書宇又偕九

卿言陛下罷汪俊用席書謫馬明衡季本陳逅召張璉桂萼霍韜舉措乖違人心駭愕夫以一二人邪說廢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爲効忠實累聖德且書不繇廷推特出內降此祖宗來所未有乞令俊與書各仍舊職宥明衡等止璉萼毋召尋復請罷璉萼書而出爭大禮者呂柟鄒守益於獄會璉萼至京詔皆用爲學士宇等又言內降恩澤先朝率施於佞倖小人若士大夫一預其間卽不爲清議所齒况學士最清華而俾萼等居之誰復肯與同列哉帝怒切責宇遂乞休許之馳傳給夫廩猶如故事御史許中劉隅等請留宇帝

曰朕非不用宇宇自以疾求去耳後明倫大典成追論前議奪官楊一清卒宇渡江弔之南都父老皆出迎舉手加額曰活我者公也宇幼從父京師學於楊一清成進士後復從李東陽遊詩文雄雋兼通篆籀性好山水嘗陟太華絕頂遇虎僕夫皆驚仆宇端坐不動虎徐帖尾去家居澹泊服御若寒士身歿二妾劉許皆從死穆宗卽位復官贈少傅諡莊簡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爲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吏部薦授稽勲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居吏部十四年於善類多所推引遷太

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大同有警命經畧黃花鎮諸邊增垣塹廣樹藝制敵騎馳突永樂時歲遣隆慶諸衛軍採薪炭其後罷之令歲輸銀二萬兩軍重困交奏免之正德初擢光祿卿三年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改吏部尚書張綵附劉瑾交數規切綵怒調之南京瑾敗召拜戶部尚書時征討流寇調度煩急仍歲凶正賦不足交區畫適宜四方告饑輒請蠲租遣振以故民不至甚敝而小人用事者皆不便之帝欲以太平倉賜倖臣裴德雲南鎮守中官張倫請採銀礦南京織造中官吳經奏費乏交皆力爭八年五月中旨與禮部尚書傅珪並致

仕言官多請留不報世宗在潛邸知交名甫卽位召復
故官首請帝日讀祖訓言動悉取準則經筵日講寒暑
勿輟帝褒納焉或議遷顯陵天壽山交言山陵事重太
祖欲遷仁祖於鍾山慮泄靈氣而止具載皇陵碑事乃
止武宗侈汰之後庫藏殫虛交裁冗食定經制宿弊爲
清然事涉中官者帝亦不能盡從也嘗會廷臣議發內
帑給軍廩官俸已報可爲中官梁諫等所沮交言宮府
異同令出復反非新政所宜不聽中官監督倉場者初
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以交言罷撤過半其後
復漸增帝已罷三十七人交欲盡去之並臨清徐淮諸

倉一切勿遣帝令自今毋更加而已守珠池中官詔毋得預守土事而安川賁緣復故交劾川命如前詔正德中上林苑內臣至九十九人侵奪公私地無算帝卽位命留十八人如弘治時已復傳奉至六十二人交乞汰如初且盡歸侵奪地報許又論御馬監內臣宜如祖制毋監收芻豆並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不從錦衣百戶張瑾率校尉支俸通倉橫取狼籍主事羅洪載欲按之瑾給請受杖奏洪載擅笞禁衛官帝怒逮下詔獄謫外交與林俊喬宇先後論救不納御馬監閻洪乞外豹房地交言先帝以豹房故貽禍無窮洪等欲修復以

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戶趙愷等佃如故奉詔上各宮莊田數視舊籍不同帝詰其故交言舊籍多以奏請投獻數多妄報也新籍少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帝意稍解令考成弘間籍以聞交年已七十連章乞罷帝輒慰留遣醫視療請益力乃許之手詔加太子太保馳驛令子編修元侍行有司時存問給食米輿隸復賜道里費卒年八十諡榮僖交言論恂恂不以勢位驕人清慎恬慤終始一致初在南京僚友以事簡多暇相率談諧飲奕爲樂交默處一室讀書不輟或以爲言交曰對聖賢語不愈於賓客妻

妾乎興獻王素愛重交嘗割陽春臺東偏地益其宅後
中官言孫尚書侵地世宗曰此先皇所賜吾敢奪耶元
進士終四川副使謹厚有父風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性侃直不隨俗浮湛事涉權貴尚書林聰輒屬
俊治之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並罪中貴梁芳帝大怒下
詔獄考訊後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太監懷恩力救
俊得謫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
震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尋以正月
朔星變帝感悟復俊官改南京弘治元年用薦擢雲南

副使鶴慶元化寺稱有活佛歲時集士女萬人爭以金塗其面俊命焚之得金悉以償民逋又毀淫祠三百六十區皆撤其材修學宮干崖土舍刀怕愈欲奪從子宣撫官刼其印數年俊檄諭之遂歸印進按察使五年調湖廣以雨雪災異上疏陳時政得失又言德安安陸建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請著爲例不從九年引疾不待報徑歸久之薦起廣東右布政使不拜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十四年正月朔陝西山西地震水涌疏述古宮闈外戚內侍柄臣之禍

乞罷齋醮減織造清役占汰冗員止工作省供應節賞
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又請豫教皇儲因薦侍郎謝
鐸少卿儲瓘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士劉閔堪輔導
報聞已屢疏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新昌民王武
爲盜巡撫韓邦問不能靖命俊巡視身入武巢武請自
劾悉禽賊黨詔卽以俊代邦問俊引朱熹代唐仲友包
拯代宋祁事力辭不允乃更定要約庶務一新王府徵
歲祿率倍取於民以俊言大減省寧王宸濠貪暴俊屢
裁抑之王請易琉璃瓦費二萬俊言宜如舊毋涉叔段
京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王怒伺其過無所得會俊以

聖節按部遂劾奏之停俸三月尋以母憂歸武宗卽位
言官交薦江西人在朝者合疏乞還俊乃進右副都御
史再撫江西遭父憂不果正德四年起撫四川眉州人
劉烈倡亂敗而逃諸不逞假其名剽掠俊繪形捕莫能
得會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繼起勢益張轉寇
巴州猝遇之華龍單輿抵其營譬曉利害賊羅拜約降
淫雨失期復叛去攻陷通江俊擊敗之龍灘河遣知府
張敏等追敗之門鎮子遂禽廖惠而廷瑞奔陝西西鄉
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遂移
師擊瀘州賊曹甫且遣人招諭甫佯聽令使弟瑄劫如

故指揮李蔭斬瑄首賊遂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俊發酉陽播州土兵助蔭以元日掩破其四營賊遁入民家焚之盡斃乘勝搗老營指揮汪洋等中伏死蔭復進去賊十五里甫以數十騎出遇蔭兵敗走官軍乘勝進圍之俘及焚死者二千有奇已本恕廷瑞爲永順土舍彭世麟所禽俊論功進右都御史甫黨方四亡命恩南復攻南川綦江以窺瀘州俊益發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敗之去捷聞璽書獎勵俊在軍與總督洪鍾議多左中貴子弟欲冒從軍功輒禁止御史俞緇走避賊而僉事吳景戰歿緇慙欲委罪俊遂劾俊累報首功賊終

不減加鑿井毀寺逐僧徒迫爲賊於是俊前後被切責
比方四敗賊且盡俊辭加秩及賞乞以舊職歸田詔不
許辭秩聽其致仕言官交請留不報俊歸士民號哭追
送時正德六年十一月也世宗卽位起工部尚書改刑
部在道數引疾不許因請帝親近儒臣正其心以出號
令用渾樸爲天下先初詔所革無遷就以廢公議旣抵
京師會暑月經筵輟講舉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俊時年
已七十寓止朝房示無久居意數爲帝言親大臣勤聖
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
風采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

察訊俊言內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宮府異體也乞下
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都督劉暉下獄俊當以交結
朋黨律言與許泰同罪請斬以謝天下廖鵬廖鎧齊佐
王瓛論死屢詔緩刑俊乞亟行誅又劾谷大用占民田
萬餘頃皆不聽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
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
俊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
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訊鞫旣得猶必付
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
奸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

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俊以耆德起田間持正不避嫌旣屢見格遂乞致仕詔加太子太保給驛賜隸廩如制俊數爭大禮與楊廷和合嘗上言推尊所生有不容已之情有不可易之禮因輯堯舜至宋理宗事凡十條以上及大禮議定得罪者或杖死四年秋俊從病中上書言古者鞭撲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杖二三臣率容厚棉底衣重氈疊裏然且沉卧久乃得痊正德朝逆瑾竊權始令去衣致末年多杖死臣又見成化弘治時惟叛逆妖言刦盜下詔獄始命打問

他犯但言送問而已今一槩打問亦非故事自去歲舊
臣斥逐殆盡朝署爲空乞聖明留念旣去者禮致未去
者慰留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宜列
置左右臣衰病待盡無復他望敢效古人遺表之意敬
布犬馬之心帝但下所司而已又明年疾革復上書請
懋學隆孝任賢納諫保躬導和且預辭身後卹典遂卒
年七十六後一年明倫大典成追論俊附和廷和削其
官其子達以士禮葬之俊歷事四朝抗辭敢諫以禮進
退始終一節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諡貞肅達正德九年
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工篆籀能古文張黻吉水人

成化八年進士歷知涪州宿州介特不避權貴弘治中
俊蒙顯擢而黻老不用王恕爲之請特予誥命

金獻民字舜舉綿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除行人弘治
初選授御史按雲南順天並著風裁出爲天津副使歷
湖廣按察使正德初劉瑾亂政追坐獻民勘天津地不
實與巡撫柳應辰等械繫詔獄斥爲民未幾又坐湖廣
事再下獄罰贖歸踰年又以瀏陽民劉道隆獄讞不實
罰米輸塞下瑾誅起貴州按察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延
綏歷南京刑部尚書世宗卽位召爲左都御史李鳳陽
下刑部程貴下都察院皆改詔獄獻民力爭已遷刑部

尚書執奏奸黨王欽王銓不宜貸死皆不納尋代彭澤爲兵部尚書五星聚營室其占主兵獻民因請敕天下鎮巡官預守戰之備且請用賢納諫罷土木屏玩好帝頗采納獻民性伉直有執持帝或不能從卒無所徇帝初卽位盡斥先朝傳奉官已太監邱福潘傑等死詔官其弟姪錦衣及司禮太監張欽死以家人李賢承蔭賢死復欲官其子儒獻民先後執奏帝皆不從土魯番速檀滿速兒寇肅州命獻民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四鎮軍務比至蘭州巡撫陳九疇已破敵獻民再以捷聞還京仍理部事論功蔭錦衣世百戶錦衣百戶俞賢中官

泰養子也以中旨管事諫官爭之獻民言祖宗有舊制
孝廟有禁例陛下登極有明詔賢無公家庸又非泰子
姓猥以廝養竊名器紊斲典章不可之大者宜納諫官
言弗聽錦衣副千戶李全王邦奇等以冒濫汰去至是
奏辨不已下部覆議獻民言全等足不履行陣而坐論
首功身不隸公家而躡躋顯秩陛下登極汰去者三百
餘人人稱快萬一倖端再啓則前詔皆虛將來奏擾
有何紀極帝竟授全等試百戶獻民復奏曰令出惟行
勿惟反今以小人奏辨一旦復官九十餘人徇左右私
壞祖宗法竊爲陛下惜之明旨不許夤緣管事而奔競

已成風矣不許比例陳乞而奏擾已踵至矣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望仍斥全等以息人言消天變言官任洛等
亦以爲言不聽會寧夏總兵官种勛行賂京師偵事者
獲其籍獻民名在焉給事蔡經御史高世魁等交章劾
之獻民因引疾歸居二年邦奇訐前尚書彭澤詞連獻
民逮下刑部獄法司劾獻民奉命專征未至其地掠功
妄報失大臣體宜奪職閒住削其世廕詔可初大禮議
起獻民數偕廷臣疏爭及左順門哭諫又與徐文華倡
之帝由此不悅卒得罪隆慶初贈卹如制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

中正德初遷河南提學副使改右叅政守開封破趙鏐於陳橋歷山東左右布政使承寇躡後與巡撫趙璜共拊循瘡痍始起九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諸王府所據山場湖蕩皆奏還之官降盜賀璋羅大洪復叛討平之郴州桂陽徭龔福全稱王金先後破砦八十餘斬首二千級禽福全及其黨劉福興等錄功增俸一級廕錦衣世百戶力辭得請入爲戶部右侍郎世宗卽位改吏部言官論金無人倫鑑復改戶部轉左署部事外戚邵喜乞莊田金述祖制請按治帝宥喜命都察院禁如制中旨各宮仍置皇莊遣官校分督金言西漢盛時以

苑囿賦貧民今奈何剝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間額外侵
占者悉歸其主而盡撤管莊之人帝稱善卽從其議嘉
靖二年擢南京禮部尚書率諸臣上疏曰陛下繼統以
來昭德塞違勵精圖治動無過舉宜召天和而災眚頻
告者何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登極一詔百
度咸貞天下拭目望至治比來多與詔違百司罔遵萬
民失仰此詔令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遂庸回任耆舊
比內閣擬旨輒中改至疏請徒答溫語此任賢不能如
初也卽位之初聽言如流朝請暮報比來事涉戚畹宦
寺雖九卿執奏科道交章皆曰業經有旨此聽納不能

如初也卽位之初凡先朝傳陞乞陞等官一切釐革比
來恩澤過濫封拜頻煩此慎名器不能如初也卽位之
初凡奸黨巨惡俱付三法司比來輒下鎮撫此謹國法
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首命戶部減馬房糧芻之半且
令科道官備覈馬數乃因太監閻洪等言遂寢前詔此
恤民瘼不能如初也卽位之初遣斥法王佛子國師禪
師比來於禁地設齋醮此崇正道不能如初也卽位之
初精明充盛比來聖躬弗豫天顏未復此嗇精神不能
如初也夫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預也
今政所以淆濶者政在左右而外廷不知也惟政不可

一日不在朝廷惟權不可一日移於左右所謂政在朝廷者非必皆獨運也股肱有託耳目有寄卽主威重於九鼎國勢安於泰山自古帝王制御天下操此術而已不則宮府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婦寺之情親而聽受有所蔽名曰總攬而太阿之鎗實移於下矣章下禮部尚書汪俊力勸帝採納報聞尋就改兵部孫交去召爲戶部尚書帝欲考興獻帝金借廷臣伏闕爭又與何孟春等條張璫建議之非及上聖母冊金及趙璜等復不至帝頻詰讓金爲人樂易及居官一以廉正自持在戶部尤孜孜爲國永福長公主乞寶坻武清地以金言頗

減撫寧山海莊地賜魏國公徐達者達卒仍歸之官定國公光祚請之金執不可給事中黃重御史張珩等先後爭金等復以爲言始報許內府諸監局軍匠至數千人中官梁諫請下部採金玉珠石金皆執奏不聽奸人遂俊等乞兩淮鹽引三十萬帝許之金力爭不可積失帝旨六年春以考察自陳致仕馳驛給夫廩如制歸五年薦者不已乃起南京戶部疏陳利民六事尋召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與張孚敬李時評諸大臣以金爲賢頗嫌其老居數月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踰歲致仕歸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諡端敏孫柱以

諸生授中書舍人大學士高拱得罪倉黃去京師門生
皆避匿柱獨追送百里外吳中行疏論張居正奪情被
杖下詔獄柱挾醫視湯藥遂忤居正遷魯府審理尋假
考察罷之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少從父之官墜江中不死稍長行
道上得遺金悉還其主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改兵部歷員外郎出爲濟南知府猾吏舞文積歲爲蠹
璜擇愿民教之律令得通習者二十餘人逐吏而代之
漢庶人牧場久籍於官募民佃德王府奏乞之璜勘還
之民閱七年政績大著正德初擢順天府丞未上劉瑾

惡璜坐巡撫朱欽事逮下詔獄除名瑾誅復職遷右僉
都御史巡撫宣府尋調山東河灘地數百里賦流民墾
而除其租番僧乞徵以充齋糧帝許之璜力爭得免曲
阜爲賊破闕里林廟在曠野璜請移縣就闕里從之擢
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以邊警改理畿輔戎備事定命
振順天諸府饑還佐部事世宗卽位進左侍郎掌部事
裁宦官賜葬費及御用監料價革內府酒醋麵局歲徵
鐵甄價銀歲鉅萬嘉靖元年進尚書劉瑾創元明宮糜
財數十萬瑾死奸人獻爲皇莊帝卽位斥以予民旣而
中旨令仍舊璜言詔下數月而忽更示天下不信帝卽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十六
報許會方修仁壽清寧宮費不繼璜因請與石景山諸
房舍並斥賣以資用可無累民帝可之給事中徐景嵩
等謂詔書許還民官不當自鬻劾璜璜疏辨并發景嵩
他事御史張鵬翰言璜撫言官無大臣誼帝責鵬翰黨
庇景嵩竟斥其同官陳江亦以劾璜被責求去給事中
章僑言璜一舉逐兩諫官甚損國體尚書彭澤復奏僑
非是僑再辨帝兩解之詔營后父陳萬言第估工值六
十萬璜持之萬言愬於帝下郎中員外二人詔獄璜言
二臣無與乞罪臣帝不聽其後論救踵至萬言不自安
再請貸二人獲釋工價亦大減三年顯陵司香內官言

陵制狹小請改營視天壽山諸陵璜言陵制與山水相稱難槩同帝納其言已帝欲遷顯陵璜不可乃寢詔建玉德殿景福安喜二宮璜請俟仁壽宮成徐議其事帝不許頃之以災異申前請帝始從之并罷仁壽役江西建真人府陝西督織造皆遣中使璜皆疏爭營建世廟中官所派物料戶部多裁省帝以問璜璜言曩造乾清坤寧兩宮所積餘貲足移用帝遂報可璜爲尚書六年值帝初政銳意釐剔中官不敢撓故得舉其職後論執不已諸權倖嫉者衆帝意亦寢疏璜素與秦金齊名考察自陳與金俱致仕廷臣乞留不許馳驛給夫廩如故

事璜有幹局多智慮事棼錯他人相顧愕眙璜立辦既
去人爭薦之十一年召復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

莊靖

鄒文盛字時鳴公安人弘治六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
遼東巡撫韓重劾鎮守中官廖玘文盛偕郎中楊茂仁
勘實其罪謫長陵司香朶顏三衛屢擾邊文盛還奏制
馭六策尚書劉大夏深善之下之邊吏尋出覈兩廣糧
儲思恩土官岑濬與田州岑猛構兵文盛言田州廣西
之藩蔽李蠻田州之干城叅政武清受濬重賂以計殺
蠻釀成禍亂制敕房供事叅議岑業濬懿親爲彌縫於

中漏我機事請先誅二人而後行討業有內援帝不聽
清尋以考察罷正德初歷戶科都給事中出爲保定知
府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
州清平苗阿旁阿階阿革稱王巡撫曹祥調永順保靖
土兵討之尋被劾罷阿旁等據香爐山興隆偏橋平越
新添龍里諸衛咸被其患文盛至檄川湖兵協剿以貴
州兵擣礮木砦禽阿革川湖兵至抵山下山壁立惟小
徑五賊皆樹柵仰攻不能克乃製戰樓與崖齊乘夜雨
附崖登拔柵焚廬舍賊奔後山據絕頂官軍乘間梯籐
木以上遂禽阿旁餘賊盡平移師討平龍頭都黎都蘭

都蓬密西大支馬羅諸砦黑苗先後斬降無算錄功增俸一等廕子錦衣世百戶力辭免芒部陳聰等爲亂討破之四川土舍重安馮綸與凱里楊弘有怨弘卒綸糾諸苗相讐殺侵軼貴州境文盛遣叅議蔡潮詣播州督宣慰楊斌撫定之請復設安寧宣撫司以弘子襲而錄潮功尚書王瓊以專擅爲潮罪不叙頃之改蒞南京都察院世宗卽位召爲戶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戶部尚書嘉靖六年戶部尚書秦金罷召文盛代之首疏鹽政錢法十一事文盛爲人廉謹踈踈若無能與孫交秦金趙璜咸稱長者歲餘以年至再疏乞歸卒

贈太子少保諡莊簡

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德清知縣勤敏有異政正德初遷刑部主事改御史出爲嘉興知府調杭州田租例參差材爲酌輕重立畫一之法遷浙江右參政進按察使鎮守中官畢真與宸濠通將舉城應之材與巡按張縉劫持真奪其兵衛尋以憂去嘉靖初起補雲南土官相讐殺累年材召其酋曰汝罪當死今貰汝以牛羊贖御史訝其輕材曰如是足矣急之變生諸酋衷甲待變聞無他廼止歷貴州廣東左右布政使吏民輸課令自操權衡吏不得預時天下布

政使廉名最著者二人材與姚鏌也六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甫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尋改戶部遂代鄒文盛爲尚書自外僚登六卿不滿二載自以受恩深益盡職上言臣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其他皆嚴爲節帝悉報可惟武職閒住者議停半俸帝不納經費大省國用亦充中官麥福請盡徵牧馬草場租材不可侍郎王軌清勲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材

奏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今
勲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
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
之民勢豪家乃不敢妄請乞畿輔屯田御史督理正統
間易以僉事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弘
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
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帝悉可之母喪
去服除起故官大同巡撫樊繼祖請益軍餉材言大同
歲餉七十七萬有奇例外解發又累萬較昔已數倍日
益月增太倉銀不足供一鎮無論九邊也繼祖數請不

得議開事例下戶兵二部行之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內庫非部事勛怒劾材悞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勛復建言三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攜貨物材議不盡行勛益怒材初爲戶部值帝勤政力祛宿弊多見從及是屢忤權倖不得志乃乞改南爲給事中周琬所劾下吏部尚書許讚等請留之帝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考尚書六年滿遂令致仕初徽王守莊者與佃人訟材請革守莊者令有司納租於王報

可王奏不便帝又從之材已去侍郎唐胄等執初詔帝大怒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而奪胄俸下郎官詔獄明年戶部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加太子少保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其秋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下矣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雇役廩食視班軍廷相嘗量給之材堅持不予勦劾材帝命補給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餉銀募工材言今京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

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先是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遂責材沽名誤事落職閒住歸旋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太子太保諡端肅當嘉靖中歲大臣或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世宗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劉麟字元瑞本安仁人世爲南京廣洋衛副千戶因家焉績學能文與顧璘徐禎卿稱江東三才子弘治九年成進士言官龐泮等下獄麟偕同年生陸崑抗疏救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平反三百九十餘人正德初進郎中出爲紹興府知府劉瑾銜麟不謁謝甫五

月撫前錄囚細故罷爲民士民醵金贖不受爲建小劉祠以配漢劉寵因寓湖州與吳琬施侃孫一元龍寬爲湖南五隱瑾誅起補西安遭父憂樂吳興山水奉父柩葬焉遂居湖州起陝西左叅政督糧儲都御史鄧璋督師議加賦充餉麟力爭會陝民詣闕懇得寢尋遷雲南按察使謝病歸嘉靖初召拜太僕卿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中官耿忠守備紫荆多縱麟劾奏之請捐天津三衛屯田課及出庫儲給河南三衛軍月餉徵逋課以償皆報可帝因諭戶部中外軍餉未給者悉補給之再引疾歸起大理卿拜工部尚書侍衛軍不給衣履

錦衣帥駱安援紅盔軍例以請麟執不可詔量給銀自製後五載一給爲常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麟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已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中貴大恨及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覲官麟止擬賚羣小愈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勲以爲言遂勒麟致仕久之顯陵殿閣雨漏追論麟落職麟清修直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居郊外南坦賦詩自娛守爲築一臺令爲構堂始有息游之所家居三十

餘年廷臣頻論薦晚好樓居力不能構懸籃輿於梁曲
臥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繪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贈太
子少保諡清惠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正德時
歷兩京御史陳時弊七事中言內府軍器局軍匠六千
中官監督者二人今增至六十餘人人占軍匠三十他
局稱是行伍安得不耗并言傳奉官及濫收校尉勇士
並宜釐革劉瑾雖誅權猶在宦豎有旨詰問且言自今
如瑤議者毋覆奏尋出爲荊州知府築黃潭隄調揚州
武宗南巡至揚瑤供御取具而已無所贈遺諸嬖倖皆

怒江彬欲奪富民居爲威武副將軍府瑤執不可彬閉
瑤空舍挫辱之脅以帝所賜銅瓜不爲懾會帝漁獲一
巨魚戲言直五百金彬卽畀瑤責其直瑤懷其妻簪珥
袿服以進曰庫無錢臣所有惟此帝笑而遣之府故有
瓊花觀詔取瓊花瑤言自宋徽欽北狩此花已絕今無
以獻又傳旨徵異物瑤具對非揚產帝曰苧白布亦非
揚產耶瑤不得已爲獻五百疋當是時權倖以揚繁華
要求無所不至微瑤民且重困駕旋瑤扈至寶應中官
邱得用鐵絙繫瑤數日始釋竟扈至臨清而返揚人見
瑤無不感泣迨遷陝西叅政爭出貲建祠祀之名自此

大震嘉靖初歷湖廣江西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帝命桂萼等覈巡撫官去留令瑤歸候調已
累遷工部尚書四郊工竣加太子少保西苑宮殿成帝
置宴見瑤與王時中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於殿
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其重瑤如此時土木繁興
歲費數百萬計瑤規畫咸稱帝意數有賚予以憂去久
之自南京工部尚書召改北部帝幸承天瑤扈從京師
營建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至是大工頻仍歲募民
充役費二百餘萬瑤以爲言因請停不急者豪家所匿
軍畢出募直大減以老致仕去瑤端亮清介旣歸僻處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 五
陋巷與尚書劉麟顧應祥輩結文酒社徜徉峴山間卒
年八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進士
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憂去正德初服闋至京劉
瑾中以罪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縣召爲御史疏言
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能禦敵兵機疏不
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者爲効力盜有生
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假便宜退却者必
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亦縱深入將帥罪
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

東而主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窮可不戰禽矣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陝西裁抑鎮守中官廖堂被誣時已改督京畿學校逮繫詔獄謫贛榆丞屢遷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左右侍郎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初有詔省進貢快船守備太監賴義復求增廷相請酌物輕重以定船數而大減宣德以後傳旨非祖制者龍江大勝新江浦子江淮五關守臣藉稽察權利安慶九江藉春秋閱視索賂廷相皆請革

之草場蘆課銀率爲中官楊奇卜春及魏國公徐鵬舉所侵蝕以廷相請逮問奇春奪鵬舉祿三月入爲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鵬舉兵柄居二年加兵部尚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畿民盜天壽山陵樹巡按楊紹芳引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忭旨罰俸一月帝將幸承天廷相與諸大臣諫不納扈從還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

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污則小臣悉倣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斥用以刺尚書嚴嵩張瓚輩帝但諭留而已初廷相請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之及九廟災下詔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

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廷相以御史所覈聞惟郭勛侵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劾勛者羣起勛復以領敕稽留觸帝怒下獄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歷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頗乖僻隆慶初復官贈少保諡肅敏贊曰喬宇守南京從容鎮靜內嚴警備可謂能當大事者矣觀宇與孫交等砥節奉公懇懇廷諍意在杜塞倖門裨益國是雖得君行政未能媲美蹇夏要其清嚴不

苟行無瑕尤於前人亦不多讓蔣瑤爲尚書功名損於
治郡王廷相掌內臺風力未著是殆其時爲之歟

明史卷一百九十四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守仁

冀元亨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
第一授修撰弘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
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講大學衍義至唐李
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
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爲南京吏部
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

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葬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

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
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
功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
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當
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
據泃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
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
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攻南康贛州
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
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詞賊賊動靜無

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搗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千有奇指揮王鎧等禽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

府季敦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
橫水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
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敦及守備郝文汀州知府唐淳
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
張戩遏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
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
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
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
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
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

博戰文定與馘自右出賊倉卒敗走遇淳兵又敗諸軍
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
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
諸將禽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
討泃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
英咸請降及征橫水泃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
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
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
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
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

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
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
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
入以次悉禽戮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泖斬馘
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
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
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泖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
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
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旣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泖頭廣東
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四
寇遠近驚爲神進右副都御史于世襲錦衣衛百戶再
進副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
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
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
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
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
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
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
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
無患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

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史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訶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櫛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柰恩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琥安吉談儲推

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己酉次豐城以文定爲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絙登縛拱櫓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

日遣文定珣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
伏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
鋒賊趨利珣繞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恩乘之璉德孺張
兩翼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
盡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
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却
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聯舟
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
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
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

士實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爲副將軍偕提督軍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旣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

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
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
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
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
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
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
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
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
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
撫之愈厚病子藥死子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

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
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
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
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
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
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
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
讒毀百端獨永時時左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
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
赴及是知出帝意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

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
召卽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
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
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構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
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卽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
楊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
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
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
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
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

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璉桂萼將召用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總督姚鏞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叙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

成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陟深山絕谷悉
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
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
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帝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
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
保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
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
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
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
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

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

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璉萼薦萼故不善守仁以璉強之後萼長吏部璉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取交阯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移憾萼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徭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

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
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
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
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
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
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
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
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
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
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

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
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謂
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
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
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旣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
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
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
則爲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
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
捕輦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

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
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諡文成二年予世襲伯
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帝
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曆十二年御史詹事講申前
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
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
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
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
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爲
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

初襲新建伯萬曆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
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弘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
自傳吾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爲
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
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爲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
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弘復
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爲總督所司懼忤業浩
竟以先通嗣業弘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
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守仁弟子盈天
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

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爲癡他日講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寃出獄五日卒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

女治麻桌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
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
手不釋麻桌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
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
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
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
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矜其剋獲標異儒先卒爲學
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講學
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忌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

功多爲諱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璠等奉

敕修

張 璠 胡 鐸

桂 萼

方獻夫

夏 言

張璠字秉用永嘉人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璠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初踐阼議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璠時在部觀政以是年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

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續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

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帝方扼廷議得璉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璉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於是連駁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與獻王曰本生父與獻帝璉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至嘉靖三年正月帝得桂萼疏心動復下廷議汪俊代毛澄爲禮部執如澄璉乃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

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茂武宗相傳之統
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
臣此何心也伏睹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
承緒又不得徽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
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爲歉旣而加稱爲帝謂陛
下心旣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
敢稱孝宗爲皇考稱興獻帝爲本生父父子之名旣更
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
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爲萬乘

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兩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洵

洵欲撲殺之萼懼不敢出璉閱數日始朝給事御史張
翀鄭本公等連章力攻帝益不悅特授二人翰林學士
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給事御史李學會吉棠
等言璉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以傳奉爲學士累聖
德不少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論并及席書帝責學會
等對狀下續相詔獄刑部尚書趙鑑亦請置璉萼於理
語人曰得俞旨便捶殺之帝責以朋奸亦令對狀璉萼
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盡繫
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由是璉等勢大
張其年九月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璉萼璉萼益

侍寵讐廷臣舉朝士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四年冬大禮集議成進詹事兼翰林學士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及太后謁廟帝率倚璵言而決璵緣飾經文委曲當帝意帝益器之璵急圖柄用爲大學士費宏所抑遂與萼連章攻宏帝亦知其情留宏不卽放五年七月璵以省墓請旣辭朝帝復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給事中杜桐楊言趙廷瑞交章力詆并劾吏部尚書廖紀引用邪人帝怒切責之兩京給事御史解一貫張錄方紀達戴繼先等復交章論不已皆不聽尋進璵左侍郎復與萼攻費宏明年二月興王邦奇獄構陷楊廷和等宏

及石瑤同日罷吏部郎中彭澤以浮躁被斥璉言昔議禮時澤勸臣進大禮或問致招衆忌今諸臣去之將以次去臣等澤乃得留居三日復言臣與舉朝抗四五年舉朝攻臣至百十疏今修大禮全書元惡寒心羣奸側目故要畧方進讒謗繁興使全書告成將誣陷益甚因引疾求退以要帝帝優詔慰留吏部闕尚書推前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亦缺推侍郎劉龍溫仁和仁以俸深爭璉言宇旦乃楊廷和黨而仁和亦不宜自薦帝命大臣休致者非奉詔不得推舉宇等遂廢璉積怒廷臣日謀報復會山西巡按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

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擬璉讒於帝謂廷臣以議禮
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璉署都察院桂萼署刑
部方獻夫署大理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顏
頤壽聶賢以下咸被撈掠錄等坐罪遠竄帝益以爲能
獎勞之便殿賚二品服三代封誥京察及言官互糾已
黜御史十三人璉掌憲復請考察斥十二人又奏行憲
綱七條鉗束巡按御史其年冬遂拜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去釋褐六年耳楊一清爲首輔翟
鑾亦在閣帝待之不如璉嘗諭璉朕有密諭毋泄朕與
卿帖悉親書璉因引仁宗賜楊士奇等銀章事帝賜璉

二章文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因并及一清等璉初拜學士諸翰林恥之不與竝列璉深恨及侍讀汪佃講洪範不稱旨帝令補外璉乃請自講讀以下量才外補改官及罷黜者二十二人諸庶吉士皆除部屬及知縣由是翰苑爲空七年正月帝視朝見璉萼班兵部尚書李承勛下意嫌之一清因請加散官乃手敕加二人太子太保璉辭以未建青宮官不當設乃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一清再相頗由璉萼力傾心下二人而璉終以壓於一清不獲盡如意遂相齟齬指揮聶能遷

劾璉欲置之死一清擬旨稍輕璉益恨斥一清爲奸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璉隱情帝手敕慰留因極言璉自伐其能恃寵不讓良可歎息璉見帝忽暴其短頗愧沮八年秋給事中孫應奎劾一清萑苻及璉其同官王準復劾璉私參將陳璠宜斥璉乞休者再詞多陰詆一清帝乃褒諭璉而給事中陸粲復劾其擅作威福報復恩怨帝大感悟立罷璉頃之其黨霍韜力攻一清微爲璉白璉行抵天津帝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一清遂罷去璉爲首輔帝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而夏言始用事乃議皇后親蠶議勾龍棄配社稷議

分祭天地議罷太宗配祀議朝日夕月別建東西二郊
議祀高禩議文廟設主更從祀諸儒議祧德祖正太祖
南向議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奏必下摠議顧帝取
獨斷摠言亦不盡入其諫罷太宗配天三四往復卒弗
能止也十年二月摠以名嫌御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
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夏言恃帝眷數以事訐孚敬孚
敬銜之未有以發納彭澤言構陷行人司正薛侃因侃
以害言廷鞫事露旨斥其伎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愈
賢交章劾之帝諭法司令致仕孚敬乃大慚去未幾遣
行人齎敕召之明年三月還朝言已擢禮部尚書益用

事李時翟鑾在閣方獻夫繼入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八月彗星見東井帝心疑大臣擅政孚敬因求罷都給事中魏良弼詆孚敬奸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鰲言令孚敬自陳狀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乃得馳傳歸十二年正月帝復思之遣鴻臚齋敕召四月還朝六月彗星復見畢昴間乞避位不許明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初潞州陳卿亂孚敬主用兵賊竟滅大

同再亂亦主用兵薦劉源清爲總督師久無功其後亂定代王請大臣安輯夏言遂力詆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諭令與言交好而遣黃綰之大同相機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萼獻夫韜綰等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帝於文華殿後建九五齋恭默室爲齋居所命輔臣賦詩孚敬及時各爲四首以上已數召見便殿從容議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又遣中官賜

藥餌手敕言古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
賜卿孚敬幸得溫諭遂屢疏乞骸骨命行人御醫護歸
有司給廩隸如制明年五月帝復遣錦衣官齋手敕視
疾趣其還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十八年二月卒帝在
承天聞之傷悼不已孚敬剛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
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諍曰延齡
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初及秋盡當論孚敬上
疏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
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
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事敬皇帝

耶帝故爲重語惕止孚敬而孚敬意不已以故終昭聖
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勛戚莊田罷天下鎮守
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賊吏一時苞
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
黨而已先爲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
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蘿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
諡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諡文忠贈太師時有胡鐸者
字時振餘姚人弘治末進士正德中官福建提學副使
嘉靖初遷湖廣參政累官南京太僕卿鐸與璵同舉於
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王與璵合璵要之同署鐸

日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
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
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
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
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摠議遂上旋被
召鐸方服闋赴京摠又要同疏鐸復書謝之且與辨繼
統之義大禮既定鐸又貽書勸召還議禮諸人養和平
之福摠不能從鐸與王守仁同鄉不宗其學與摠同以
考獻王爲是不與同進然其辨繼統謂國統絕而立君
寓立賢之意蓋大謬云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除丹徒知縣性剛使氣屢忤上官調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復忤上官下吏嘉靖初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世宗欲尊崇所生廷臣力持已稱興獻王爲帝妃爲興國太后頒詔天下二歲矣萼與張璁同官乃以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霍韜獻議

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切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

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竝付禮官令臣等面質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三月萇復上疏曰自古帝王相傳統爲重嗣爲輕故高皇帝法前王著兄終弟及之訓陛下承祖宗大統正遵高皇帝制執政乃無故任己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尚可言哉臣聞道路人言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惟在於考不考使考獻帝之心可奪雖加千百字徽稱何益於孝陛下遂終其身爲無父人矣逆倫悖義如此猶可使與斯議哉與璉疏竝上帝益大喜召赴京

初議禮諸臣無力詆執政者至萼遂斥爲不道且欲不使議其言恣肆無忌朝士尤疾之召命下衆益駭愕羣起排擊帝不爲動萼復偕璉論列不已遂召爲翰林學士卒用其言萼自是受知特深四年春給事中柯維熊言陛下親君子而君子不容如林俊孫交彭澤之去是也遠小人而小人尚在如張璉桂萼之用是也且今伏闕諸臣多死徒而御史王懋郭楠又謫譴竊以爲罰過重矣萼璉遂求去優詔慰留尋進詹事兼翰林學士議世廟神道及太后謁廟禮復排廷議希合帝指帝益以爲賢兩人氣益盛而閣臣抑之不令與諸翰林等兩人

乃連章攻費宏并石瑤齟之去給事中陳洸犯重辟萼
與尚書趙鑑攘臂爭爲南京給事中所劾不問嘗陳時
政請預蠲六年田租更登極初宿弊寬登聞鼓禁約復
塞上開中制懲奸徒阻絕養濟院聽窮民耕城垣隕地
停外吏赴部考滿申聖敬廣聖孝凡數事多議行六年
三月進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時方京察南京言官拾
遺及萼萼上言故輔楊廷和廣植私黨蔽聖聰者六年
今次第斥逐然遺奸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拾遺
後互相糾劾言路遂清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孟
春等言憲宗無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

出憲宗文集春欲媚言官宜并按問章下部再議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然萼言趣令速舉給事御史爭之竝奪俸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才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才而特旨斥給事中鄭自璧孟奇且令部院再覈復黜給事中余經等四人南京給事中顧溱等數人乃己其年九月改吏部左侍郎是月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故事尚書無兼學士者自萼始甫踰月遷吏部尚書賜銀章二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令密封言事與輔臣埒七年正月手敕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成加少

保兼太子太傅萼旣得志日以報怨爲事陳九疇李福
達陳洸之獄先後株連彭澤馬錄葉應驄等甚衆或被
陷至謫戍廷臣莫不畏其兇威獨疏薦建言獲罪鄧繼
曾季本等因事貶謫黃國用劉秉鑑等諸人得量移世
亦稍以此賢萼然王守仁之起也萼實薦之已銜其不
附己力齟齬及守仁卒極言醜詆奪其世封諸卹典皆
不予八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
初萼璉赴召廷臣欲倣先朝馬順故事於左順門捶殺
之走武定侯郭勛家以免勛遂與深相結亦蒙帝眷典
禁兵久之勛奸狀大露璉霍韜力庇勛萼知帝已惡之

獨疏其兇暴貪狡數事勛遂獲罪楊一清爲首輔持重
萼璉好紛更且惡其壓已遂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請
鑒別三臣賢否詆萼最力帝已疑萼令滌宿愆全君臣
終始之義萼乃大懼疏辨且稱疾乞休帝報曰卿行事
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因劾
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詔下吏部言夢鶴由考選無
私帝終以爲疑命太醫院更考言官知帝意已移給事
中陸粲極論其罪并言夢鶴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
林居間行賄事奏入帝大悟立奪萼官以尚書致仕璉
亦罷政帝復列二人罪狀詔廷臣畧言其自用自恣負

君負國所爲事端昭然衆見而萼尤甚法當寘刑典特寬貸之遂下夢鶴等法司皆首服無何霍韜兩疏訟萼言一清與法司構成萼賊罪一清遂去位刑部尚書周倫調南京郎中員外皆奪職命法司會錦衣鎮撫官再讞乃言夢鶴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詔削夢鶴林籍從周論罪萼復散官是時璫已召還史館儒士蔡圻知帝必復萼疏頌萼功請召之帝乃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至國子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與聞耶圻下吏明年四月還朝盡復所奪官仍參機務萼初銳意功名勇任事不恤物議驟被摧抑氣

爲之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帝輒優旨慰留
十年正月得請歸卒於家贈太傅諡文襄萼所論奏帝
王心學論皇極論易復卦禮月令及進禹貢圖輿地圖
說皆有裨君德時政性猜狠好排異己以故不爲物論
所容始與璉相得歡甚比同居政府遂至相失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生而孤弱冠舉弘治十八年進
士改庶吉士乞歸養母遂丁母憂正德中授禮部主事
調吏部進員外郎與主事王守仁論學悅之遂請爲弟
子尋謝病歸讀書西樵山中者十年嘉靖改元夏還朝
道聞大禮議未定草疏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

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

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

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

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疏具見廷臣方觝排異議懼不敢上爲桂萼所見與

席書疏竝表上之帝大喜立下廷議廷臣遂目獻夫爲
奸邪至不與往還獻夫乃杜門乞假旣不得請則進大
禮上下二論其說益詳時已召張璠桂萼於南京至卽
用爲翰林學士而用獻夫爲侍講學士攻者四起獻夫
亦力辭帝卒用諸人議定大禮由是荷帝眷與璠萼埒
四年冬進少詹事獻夫終不自安謝病歸六年召修明
倫大典獻夫與霍韜同里以議禮相親善又同赴召乃
合疏言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於司馬光漢莫
甚於王莽主濮議者光爲首呂誨范純仁呂大防附之
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莽爲首師丹甄邯劉

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臣等謹按漢書魏志宋史畧采王莽師丹甄邯之奏與其事始末及魏明帝之詔濮園之議論正以附其後乞付纂修官參互考訂俾天下臣子知爲後之議實起於莽宋儒之論實出於莽下洗羣疑上彰聖孝詔下其書於史館還朝未幾命署大理寺事與璉萼覆讞李福達獄萼等議馬錄重辟獻夫力爭得減死其年九月拜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經筵日講尋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復代爲禮部尚書明倫大典成加太子太保獻夫視璉萼性寬平遇事亦間有執持不盡與附

會萼反陳洸獄請盡逮問官葉應驄等以獻夫言多免
逮思恩田州比歲亂獻夫請專任王守仁而罷鎮守中
官鄭潤總兵官朱騏帝乃召潤騏還思田旣平守仁議
築城建邑萼痛詆之獻夫歷陳其功狀築城得毋止聰
萼與楊一清構獻夫因災異進和衷之說且請收召謫
戍削籍余寬馬明衡輩而倍取進士之數帝優詔答之
寬等卒不用獻夫以尼僧道姑傷風化請勒令改嫁帝
從之又因霍韜言盡汰僧道無牒毀寺觀私創者帝欲
殺陳后喪獻夫引禮固爭尋復代萼爲吏部尚書萼璉
罷政詔吏部核兩人私黨獻夫言陸粲等所劾百十人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七
一
誣者不少昔攻璉萼者以爲黨而去之今附璉萼者又
以爲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已乃奏留黃綰等二十
三人而黜儲良才等十二人良才者初爲御史以考察
黜上疏詆楊廷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爲奸黨萼因請
復其職至是斥去時論快之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
垣請嗣爵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歷引漢唐宋事
爲證帝善其言下廷議外戚遂永絕世封璉萼旣召還
羽林指揮劉永昌劾都督桂勇語侵萼及兵部尚書李
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已又訐兵部郎中盧
襄等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不

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給事中孫應奎劾獻夫私其親故大理少卿洗光太常卿彭澤帝不聽都給事中夏言亦劾獻夫壞選法徙張璉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璉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璉疏辨因引退帝重違二人意復令卿等如前擬頃之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劾勛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得肆攻訐章下吏部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譸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

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疵當是時帝
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議不懌報罷於是
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
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璵獻夫耳漢已蒙詰譴言應
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而頌大
臣不已貪縱如郭勛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
緘口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
部再議甲具疏自明帝惡其不俟部奏命削二官出之
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更議帝責令置對停獻夫俸一
月郎官倍之獻夫不自得兩疏引疾帝卽報允然猶虛

位以俟十年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黻趣之黻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旣而使命再至云將別用乃就道明年五月至京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初賜獻夫銀章曰忠誠直諒令有事密封奏聞獻夫歸上之朝至是復賜如故吏部尚書王瓊卒命獻夫掌之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囑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遂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大稔遂被逮削籍十

明史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 三
月彗見東井御史馮恩詆獻夫兇奸肆巧辨播弄威福將不利於國家故獻夫掌吏部而彗見帝怒下之獄獻夫亦引疾乞休優詔不允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惡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獨帝欲殺張延齡常力爭而其時桂萼已前卒張璫最寵罷相者屢矣霍韜黃宗明言事一不當輒下之吏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帝優詔許之令乘傳予道里費家居十年卒先已加柱國少保乃贈太保諡文襄獻夫緣議禮驟貴與璫萼共事持論頗平恕故人不甚惡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鼎臨清知州言舉正德十二年

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性警敏善屬文及居言路
謇諤自負世宗嗣位疏言正德以來壅蔽已極今陛下
維新庶政請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閱章疏召閣臣面決
或事關大利害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發中
旨聖意所予奪亦必下內閣議而後行絕壅蔽矯詐之
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覈親軍
及京衛冗員汰三千二百人復條九事以上輦下爲肅
清嘉靖初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悉奪還民產劾
中官趙霖建昌侯張延齡疏凡七上請改後宮負郭莊
田爲親蠶厥公桑園一切禁戚里求請及河南山東奸

人獻民田王府者救被逮永平知府郭九臯莊奉夫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世千戶言力爭不可諸疏率諤諤爲人傳誦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勘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鸞獲賊中交通名籍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京大臣及在外文武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漸廢以言請復之七年調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事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言上疏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蠶北郊爲天下倡帝以南北郊之說與分建

二郊合令孚敬諭旨言乃請分祀天地廷臣持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尤力帝大怒下韜獄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卒從其請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卽命言監之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綵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許爵且辭新命帝乃止孚敬頤指百寮無敢與抗者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孚敬乃大害言寵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爲太常卿不右已兩人遂有隙言抗疏劾孚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

孚敬獻夫皆疏辨求去帝顧諸人厚爲兩解之言旣顯與孚敬獻夫韜爲難益以強直厚自結帝欲輯郊禮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十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言眉目疎朗美鬚髯音吐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遂與彭澤構薛侃獄下言法司已帝覺孚敬曲乃罷孚敬而釋言八月四郊工成進言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爲本部尚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

敬恃言抗之言既以開敏結帝知又折節下士御史喻希禮石金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帝大怒令言劾言謂希禮金無他腸請帝寬恕帝責言對狀逮一人詔獄遠竄之言引罪乃已以是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爲尚書時所議閣臣李時翟鑾取充位帝每作詩輒賜言悉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奏對應制倚待立辦數召見諮政事善窺帝旨有所傳會賜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議禮諸人獨霍韜在

讎言不置十五年以順天府尹劉淑相事韜言相攻訐韜卒不勝事詳韜傳中言由是氣遂驕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忤卽奏謫之皇子生帝賜言甚渥初加太子太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閏十二月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扈蹕謁陵還至沙河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疏六亦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焉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言出顧鼎臣入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

擬也武定侯郭勛得幸害言寵而禮部尚書巖嵩亦心
妒言言與嵩扈蹕承天帝謁顯陵畢嵩再請表賀言乞
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
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帝幸大峪山
言進居守敕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
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
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手敕爲子
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
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
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怒解命止行復以少傅太子太

傳入直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言
心知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
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
未幾雷震奉天殿召言及鼎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
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已乃還所
追銀章御書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部尚書
華蓋殿江淮賊平璽書獎勵賜金幣兼支大學士俸鼎
臣已歿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然不敢少齟齬而霍韜
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與言有隙結令助已三人
日相構旣而韜死言助交惡自若九廟災言方以疾在

告乞罷不允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譌
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少保
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已上御邊十四策冀以
解帝曰言旣蘊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初言
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
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
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會郭勛以言官重劾亦引疾在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
皆朕股肱相如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
後始敢請又問勛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領之

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諄謾帝怒削勛同事王廷相籍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獄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治勛獄悉其指授二十一年春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內饌盡復其官階壘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慈慶慈寧兩宮宴駕勛嘗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合帝意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興作費煩對如勛指帝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

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敕橐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數憾欲去言而嚴嵩因得間之嵩與言同鄉稱先達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旣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慍諷言官屢劾嵩帝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郤六月嵩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禮部歷數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朕不

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兩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疏留八日會七月朔日食既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帝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貶黜十三人高時以劾勛故獨謫遠邊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久之不召監司府縣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

憐之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微覺嵩貪恣復思
言遣官齎敕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若與
言並者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畧不顧嵩嵩噤
不敢吐一語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銜次骨
海內士大夫方怨嵩貪忮謂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
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文選郎高簡之戍唐龍許成
名崔桐王用賓黃佐之罷王杲王暉孫繼魯之獄皆言
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爲言官論劾輒
擬旨逮訊龍故與嵩善暉事牽世蕃其他所譴逐不盡
當朝士仄目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

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未幾河套議起言故慷慨以經濟自許思建立不世功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贊決之嵩與元炳媒孽其間竟以此敗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與銑善銑方請復河套綱亟稱於言言倚銑可辦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令言擬旨優獎之者再銑喜益銳意出師帝忽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

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
乃盡諉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亦力
辨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
階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
去時怨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
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元炳謀坐銑交結近侍
律斬綱戍邊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
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寃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
鸞何以知上語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
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

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
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
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
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當言死
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
言前不戴香冠事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妻蘇流廣西從
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死時年六
十有七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旣受特眷
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
不黨遇益厚然卒爲嚴嵩所擠言死嵩禍及天下久乃

多惜言者而言所推轂徐階後卒能去嵩爲名相隆慶
初其家上書白寃狀詔復其官賜祭葬諡文愍言始無
子妾有身妻忌而嫁之生一子言死妻逆之歸貌甚類
言且得官矣忽病死言竟無後

贊曰璉萼獻夫議尊典獻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說易入
原其初議未嘗不準情禮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
禮自固務快恩讎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
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言所奏定典禮亦多可採而
志驕氣溢卒爲嵩所擠究觀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是
非固兩不相掩云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終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三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都察院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席書

荆春 篆

霍韜

子與暇

熊浹

黃宗明

黃綰 陸澄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郟城知縣入爲工部主事移戶部進員外郎十六年雲南晝晦地震命侍郎樊瑩巡視奏黜監司以下三百餘人書上疏言災異係朝廷不係雲南如人元氣內損然後瘡瘍發四肢

朝廷元氣也雲南四肢也豈可舍致毒之源專治四肢之末今內府供應數倍往年冗食官數千投充校尉數萬齋醮寺觀無停日織造頻煩賞賚踰度皇親奪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獄據招詞不敢辯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賢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謫者未復文武官傳陞名器大濫災異之警偶泄雲南欲以遠方外吏當之此何理也漢遣八使巡行天下張綱獨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今樊瑩職巡察不能劾戚畹大臣獨考黜雲南官吏舍本而治末乞陛下以臣所言弊政一切釐革他大害當祛大政當舉者悉令所司條奏而興革之時不能用武

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
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屢遷福建左
布政使寧王宸濠反急募兵二萬討之至則賊已平乃
返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中官李鎮張暘假進貢
及御鹽名歛財十餘萬書疏發之嘉靖元年改南京兵
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廠
煮糜哺之全活無算初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
揣帝向張璉霍韜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
出爲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
袞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 十一
下繼統武宗仍爲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
議未爲非也然尊無二帝陛下於武宗親則兄弟分則
君臣旣奉孝宗爲宗廟主可復有他稱乎宜稱曰皇考
興獻王此萬世不刊之典禮臣三四執奏未爲失也然
禮本人情陛下尊爲天子慈聖設無尊稱可乎故尊所
生曰帝后上慰慈闈此情之不能已也爲今日議宜定
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
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
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並行
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

豈宜加於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璠爲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三年正月萼具疏并上之帝大喜趣召入對無何詔改稱獻帝爲本生皇考遂寢召命會禮部尚書汪俊以爭建廟去位特旨用書代之故事禮部長貳率用翰林官是時廷臣排異議益力書進又不由廷推因交章詆書至訾其振荒無狀多侵漁書亦屢辭新命并錄上大禮考議且乞遣官勘振荒狀帝爲遣司禮中官戶刑二部侍郎錦衣指揮往勘而趣書入朝益急比至德州則廷臣已伏闕哭爭盡繫詔獄書馳疏言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兩議相持必有一

是陛下擇其是者而非者不必深較乞宥其愆失俾獲
自新不允其年八月入朝帝慰勞有加踰月乃會廷臣
大議上奏曰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
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
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卽位
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
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
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
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
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

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
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
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
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
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璉臣萼臣獻夫
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
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獻皇
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
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願陛下仰遵孝宗仁聖
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

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帝既加隆所生中外獻諛希恩者紛然逕至錦衣百戶隨全光祿錄事錢子勛既以罪褫希旨請遷獻帝顯陵梓宮北葬天壽山工部尚書趙璜等斥其謬帝復下廷議書乃會廷臣上言顯陵先帝體魄所藏不可輕動昔高皇帝不遷祖陵文皇帝不遷孝陵全等諂諛小人妄論山陵宜下法司按問帝報曰先帝陵寢在遠朕朝夕思

望不勝哀痛其再詳議以聞書復集衆議極言不可乃已書以大禮告成宜有以答天下望乃條新政十二事以獻帝優旨報焉大同軍變殺巡撫張文錦燬總兵官江桓印而出故帥朱振於獄令代桓帝因而命之諭禮部鑄新印書持不可請討之與政府忤時執政者費宏石瑄賈詠書心弗善也乃力薦楊一清王守仁入閣且曰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帝曰書爲大臣當抒猷畧共濟時艱何以中材自諉守仁迄不獲柄用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建世室祀獻皇帝於太廟帝命禮官集議書等上議王制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皆百世不遷我太祖立四親廟德祖居北後改同堂異室議祧則以太祖擬文世室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太宗立世室於太廟甚無據不報頃之張璉特奏上力言不可書亦三疏如璉議帝遣中官卽其家諭之書復密疏切諫帝不悅責以畏衆飾奸乃議別立禰廟而世室之議竟寢五年秋章聖太后將謁世廟禮官議不合書以目眚在告上言母后謁廟事出勅聞禮官實無所據惟聖明裁酌且世廟旣成宜有肆赦之典請盡還議禮遣戍諸臣

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此天子大孝也報聞書以議禮受帝知倚爲親臣初進大禮集議加太子太保尋以獻帝實錄成進少保眷顧隆異雖諸輔臣莫敢望而書得疾不能視事屢疏乞休舉羅欽順自代帝輒慰留不允其後疾篤請益力詔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俸如故甫聞命而卒贈太傅諡文襄任一子尚寶丞異數也書遇事敢爲性頗偏愎初長沙人李鑑爲盜知府宋卿論之死書方巡撫湖廣發卿贓私因劾卿故入鑑罪帝遣大臣按不如書言而書時已得幸乃命逮鑑入京再訊書遂言臣以議禮犯衆怒故刑官率右卿

而重鑑罪請敕法司辨雪及法司讞上無異詞帝重違書意特減鑑死遣戍其他庇陳洸排費宏率恣行私意爲時論所斥弟春篆春由庶吉士授御史巡雲南以兄爲都御史改翰林檢討預修武宗實錄成當進秩內閣費宏以春由他官入與檢討劉夔並擬按察僉事夔亦故御史以避兄侍郎龍改授者也書大怒疏言故事無纂修書成出爲外任者帝以書故留春擢修撰而夔亦留擢編修書由是怨宏數詆譏及書卒帝念其議禮功累進春翰林學士嘉靖十二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詔舉堪翰林者春欲召還故翰林楊惟聰陳沂尚書汪

鉉不可遂有隙後鉉有所推舉不與春議春怒詬鉉
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遂落職卒於家篆爲戶
科給事中黔國公沐崑劾按察使沈恩等篆與同官李
長私語崑奏多誣長卽劾崑武宗責長誣重臣下詔獄
詞連篆并繫治謫外篆得夷陵判官世宗嗣位復故官
未上卒予祭贈光祿少卿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舉正德九年會試第一謁歸成婚
讀書西樵山經史淹洽世宗踐阼除職方主事楊廷和
方柄政韜上言閣臣職參機務今止票擬而裁決歸近
習輔臣失參贊之權近習起干政之漸自今章奏請召

大臣面決施行講官臺諫班列左右衆議而公駁之宰相得取善之名內臣免招權之謗因言錦衣不當典刑獄東廠不當預朝議撫按兵備官不當以軍功授秩廢興府護衛軍不當盡取入京概授官職御史謝源伍希儒赴難有功不當罷黜平逆藩功自安慶南昌外不當濫叙帝嘉納之及大禮議起禮部尚書毛澄力持考孝宗韜私爲大禮議駁之澄貽書相質難韜三上書極辨其非已知澄意不可回其年十月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爲父興獻王爲叔別擇崇仁王子爲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

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蓋無稱爲父母之
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
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果如其言則漢
宣帝當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孫將
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當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
宗叔也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
授受蓋迭相爲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
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
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聖明

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爲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爲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嗣也今強欲陛下重爲孝宗之嗣何爲也哉夫陛下爲孝宗子矣誰爲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旣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

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旣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復強繼其嗣而絕興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爲此議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旣考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卽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

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迫羣議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韜爲邪說韜意不自得尋謝病歸嘉靖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兩詔召韜韜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

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
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
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爲母雖
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旦改稱大非人
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皇太后必中心
悅豫無疑貳之隙萬一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
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所以承迎其意
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名分正而嫌隙消天
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聖之嫡嗣武宗
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已矣臣謂陛下

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問或以彌文小節遂構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啟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可輕忽凡正旦賀壽聖母每

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頌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帝深嘉其忠義趣令趨朝明年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韜固辭且請令六部長貳翰林給事御史俱調外任練政體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舉貢入仕皆得擢翰林陞部院不宜困資格帝不允辭趣令赴職下其奏於有司悉格不用六年還朝命直經筵日講韜自以南音力辭日講請撰古今

政要及詩書直解以進帝褒許之其年九月遷詹事兼翰林學士韜復固辭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以及李東陽楊廷和顓權植黨籠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至有進秩尚書者臣嘗建議謂翰林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爲腹心內閣亦不陰結翰林爲羽翼且欲京官補外以均勞逸議未卽行躬自蹈之而又躡居學士徐縉上何媿如之帝優詔不允明年四月進禮部右侍郎韜力辭且舉康海王九思李夢陽魏校顏木王廷陳何瑋自代帝不允再辭乃允之六月大禮成超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韜因言

翰林院修書遷官日講廕子及巡撫子弟廕武職之非
而以爲己不能力挽不可隨衆趨且稱給事中陳洸寃
薦監生陳雲章才可用帝優詔褒答不允辭韜復奏曰
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
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嘗自慨若得
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
議禮者爲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爲非何以塞天下
口因固辭不拜帝猶不允三辭乃允之韜先後薦王守
仁王瓊諸人帝皆納用嘗因災異陳時弊十餘事多議
行張璉桂萼之罷政也韜謂言官陸粲等受楊一清指

使兩疏力攻一清奪其職而璵萼召還帝從夏言議將分祀天地建二郊韜極言其非帝不悅責韜罔上自恣言亦疏辨力詆韜韜素護前自遂見帝怒不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疏陳其狀且劾韜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呈帝大怒責韜謗訕君上醜正懷邪遂下都察院獄韜從獄中上書祈哀璵亦再申救帝皆不納南京御史鄧文憲言宜察韜心容其蠱且天地分祀是置父母異處郊外親蠶是廢內外防閑帝怒謫之邊方韜繫獄踰月帝終念其議禮功令輸贖還職尋以母喪歸廣東僉事龔大稔訐韜及方獻夫居鄉不

法事大稔反被逮削籍十二年韜起歷吏部左右侍郎時部事多主於尚書兩侍郎率不預韜爭於尚書汪鉉侍郎始獲參部事韜素剛愎屢與鉉爭鉉等亦嚴憚之旣而鉉罷帝久不置尚書以韜掌部事閣臣李時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府丞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僞因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久之出韜爲南京禮部尚書順天府尹劉淑相坐所親贓私被鞫疑禮部尚書夏言姻通判費完陷之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淑相與韜善言

亦疑韜主之遂許韜扈蹕謁陵遠遊銀山寺大不敬韜
自訴因論言請諡故少師費宏爲文憲不敘宏累被劾
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斬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
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尚書劉龍潘珍
轎龍與鈞互許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李
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
次得與尚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爲內
主許充濁爲奸黨復摭言他事言益怒奏韜大罪十餘
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諡文憲不避廟號韜陋
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摭言他事帝益

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當議乘轎時言被劾不預都御史王廷相會禮部侍郎黃宗明張璧請禁飭小臣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悅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與鄉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人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帝爲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韜旣與言交惡及言柄用韜每欲因事陷之上言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爲給事中尋忽報罷人皆曰閣臣抑之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宜諭吏

部毋受當事顧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
林甫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爲言發也於是鶴
鳴上疏自白並摭韜居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
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劾韜帝並置不問
十八年簡補宮僚命韜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協掌詹
事府事疏辭加秩且詆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
狐鼠鑽結陰固寵權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言
發旣屢擊言不勝最後見郭勛與言有隙乃陰比勛與
共齟齬言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韜因顯頌勛言六飛
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儒武官惟郭勛

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既下詔安羣情乃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以奏韜對請問諸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餽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跡勛具悉始末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章下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明年十月卒於官年五十有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韜學博才高量褊隘所至與人競帝頗心厭之故不大用先後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且嘗薦大禮

大獄得罪諸臣及廢籍李夢陽康海等在南都禁喪家
宴飲絕婦女入寺觀罪娼戶市良人女毀淫祠建社學
散僧尼表忠節旣去士民思之始與璉萼結旣而比郭
勛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議禮不合遂不復
稱爲座主及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
生其議禮時詆司馬光後議薛瑄從祀至追論光不可
祀孔廟其不顧公論如此子與瑕舉進士授慈谿知縣
鄆懋卿巡鹽行部與瑕不禮爲所劾罷起知鄆縣終廣
西僉事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寧

王宸濠將爲變浹與同邑御史熊蘭草奏授御史蕭淮
上之濠倉卒舉事卒敗本兩人早發之力出核松潘邊
餉副總兵張傑倚江彬勢賊累鉅萬誘殺熟番上功啓
邊釁筮死千戶以下至五百人又嘗率家衆遮擊副使
胡澧撫按莫敢言浹至盡發其狀傑遂褫職世宗踐阼
廷議追崇禮未定浹馳疏言陛下起自藩服入登大寶
倘必執爲後之說考孝宗而母慈壽則興獻母妃當降
稱伯叔父母矣不知陛下承懽內庭時將仍舊稱乎抑
改而從今稱乎若仍舊稱而不得尊之爲后則於慈壽
徒有爲後之虛文於母妃則又缺尊崇之大典無一而

可也臣愚謂興獻王尊以帝號別建一廟以示不敢上躋於列聖母妃則尊爲皇太后而少殺其徽稱以示不敢上同於慈壽此於大統固無所妨而天性之恩亦得以兼盡疏至會興王及妃已稱爲帝后下之禮官嘉靖初由右給事中出爲河南參議外艱歸六年服闋召修明倫大典超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四月遷大理寺卿俄遷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八年二月遂擢右都御史掌院事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

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下應召詔獄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中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兩人詔獄侍郎許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人以爲寃當是時帝方深疾孝武兩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帝必欲殺之浹家居十年至帝幸承天與近臣論舊人乃召爲南京禮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二十一年召爲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居二年代許讚爲吏部尚書帝於禁中築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浹論其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禮故不遽斥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保坐事奪俸者再浹知帝意

終不釋遂稱病乞休帝大怒褫職爲民又十年卒浹少
有志節自守嚴雖由議禮顯然不甚黨比尤愛護人才
故其去吏部也善類多思之隆慶初復官予祭葬諡恭
肅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九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
進員外郎嘗從王守仁論學寧王宸濠反上江防三策
武宗南征抗疏諫尋請告歸嘉靖二年起南京刑部郎
中張璉桂萼爭大禮自南京召入都未上三年四月璉
萼黃綰及宗明聯疏奏曰今日尊崇之議以陛下與爲
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以陛下爲人繼大統者臣等

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大哉舜之爲君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言者徇私植黨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而不之圖乎此聖諭令廷臣集議終日相視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大懼欺蔽因循終不能贊成大孝陛下何不親御朝堂進百官而詢之曰朕以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之姪興獻帝之子遵太祖兄終弟及之文奉武宗倫序當立之詔入承大統非與爲人後者也前者未及詳稽遽詔天下尊孝宗皇帝爲

皇考昭聖太后爲聖母而興獻帝后別加本生之稱朕
深用悔艾今當明父子大倫繼統大義改稱孝宗爲皇
伯考昭聖爲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稱爲皇考恭穆獻皇
帝聖母章聖皇太后此萬世通禮爾文武廷臣尚念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大倫於天下如此在朝百
工有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更以此告於天下萬姓其有
不感泣而奉詔者乎此卽周禮詢羣臣詢萬民之意也
奏入帝大悅卒如其言宗明亦遂蒙帝眷明年出爲吉
安知府遷福建鹽運使六年召修明倫大典以母憂歸
服闋徵拜光祿卿十一年擢兵部右侍郎其冬編修楊

名以劾汪鉉下詔獄詞連同官程文德亦坐繫詔書責
主謀者益急宗明抗疏救且曰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
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况名榜掠已極當嚴冬或
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卽其主使並下詔獄
謫福建右參政帝終念宗明議禮功明年召拜禮部右
侍郎遼東兵變捶辱巡撫呂經而帝務姑息納鎮守中
官王純等言將逮經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生於有激
今重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
赦請令新撫臣韓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討罪取其首惡
用振國威不得專事姑息帝不從經卒被逮宗明尋轉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一百一十一
左侍郎卒於官初議禮諸臣恃帝恩眷驅駕氣勢恣行胸臆宗明雖由是驟顯持論頗平於諸人中獨無畏惡之者

黃綰字宗賢黃巖人侍郎孔昭孫也承祖蔭官後府都事嘗師謝鐸王守仁嘉靖初爲南京都察院經歷張璁桂萼爭大禮帝心嚮之三年二月綰亦上言曰武宗承孝宗之統十有六年今復以陛下爲孝宗之子繼孝宗之統則武宗不應有廟矣是使孝宗不得子武宗乃所以絕孝宗也由是使興獻帝不得子陛下乃所以絕興獻帝也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斃哉奏入帝大喜下之所

司其月再上疏申前說俄聞帝下詔稱本生皇考復抗疏極辨又與璉萼及黃宗明合疏爭大禮乃定綰自是大受帝知及明年何淵請建世室綰與宗明斥其謬尋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再謝病歸帝念其議禮功六年六月召擢光祿少卿預修明倫大典王守仁中忌者雖封伯不給誥券歲祿諸有功若知府邢珣徐璉陳槐御史伍希儒謝源多以考察黜綰訟之於朝且請召守仁輔政守仁得給賜如制珣等亦敘錄綰尋遷大理左少卿其年十月璉萼逐諸翰林於外引已所善者補之遂用綰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直經筵以任子官翰林前此

未有也明年大典成進詹事錦衣僉事聶能遷者初附
錢寧得官用登極詔例還爲百戶後附璉萼議大禮且
交關中貴崔文得復故職大典成諸人皆進秩能遷獨
不與大恨囑罷間主事翁洪草奏誣王守仁賄席書得
召用詞連綰及璉綰疏辨且乞引避帝優旨留之而下
能遷法司遣之戍洪亦編原籍爲民綰與璉輩深相得
璉欲用爲吏部侍郎且令典試南京並爲楊一清所抑
又以其南音不令與經筵綰大恚上疏醜詆一清而不
斥其名帝心知其爲一清也以浮詞責之其年十月出
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徧攝諸部印十二年召拜禮部左

侍郎初縮與璉深相結至是夏言長禮部帝方嚮用縮乃潛附之與璉左其佐南禮部也郎中鄒守益引疾詔縮覈實久不報而守益竟去吏部尚書汪鋐希璉指疏發其事詔奪守益官令鋐覆覈鋐遂劾縮欺蔽璉調旨削三秩出之外會禮部請祈穀導引官帝留縮供事鋐於是再疏攻縮且掇及他事帝復命調外縮上疏自理因詆鋐爲璉鷹犬乞賜罷黜以避禍帝終念縮議禮功仍留任如故縮自是顯與璉貳矣初大同軍變殺總兵官李瑾據城拒守總制侍郎劉源清提督郤永議屠之城中心懼外勾蒙古爲助塞上大震巡撫潘倣急請止

兵源清怒馳疏力詆倣璉及廷議並右源清綰獨言非策及源清罷侍郎張瓚往代未至而郎中詹榮等已定亂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請遣大臣綏輯之疏下禮部夏言以爲宜許而極詆前用兵之謬語侵璉璉怒力持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之乃特以命綰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綰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蒙古歸者綰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綰大集軍民曉以禍福罹害者陳牒綰佯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核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尚欽殺一家

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綰復圖形購首惡數人軍民乃不復虞註誤遂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民子弟城中大安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源清永綰以勞增俸一等璉及兵部庇源清陰抑綰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源清永卒被逮綰尋以母憂歸十八年禮官以恭上皇天上帝大號及皇祖諡號請遣官詔諭朝鮮時帝方議討安南欲因以覘之乃曰安南亦朝貢之國不可以邇年叛服故不使與聞其擇大臣有學識者往廷臣屢以名上皆不用特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帝方

幸承天趣縮詣行在受命縮憚往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縮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釋之縮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最後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如其官帝怒褫尚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使事亦竟寢久之卒於家縮起家任子致位卿貳初附張璠晚背璠附夏言時皆以傾狡目之方大禮之興也首繼璠上疏者爲襄府棗陽王祐楄其言曰孝廟止宜稱皇伯考聖父宜稱皇考興獻大王卽興國之陵廟祀用天

子禮樂祝稱孝子皇帝某聖母宜上徽號稱太妃迎養宮中庶繼體之道不失天性之親不泯時世宗登極歲之八月也自時厥後諸希寵干進之徒紛然而起失職武夫罷閒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論廟謨卽璵萼輩亦羞稱之不與爲伍故自璵等八人外率無殊擢至致仕教諭王价遂請加諸臣貶竄誅戮之刑懲朋黨欺蔽之罪而最陋者南京刑部主事歸安陸澄初極言追尊之非逮服闋入都明倫大典已定璵萼大用事澄乃言初爲人誤質之臣師王守仁乃大悔恨萼悅其言請除禮部主事而帝見澄前疏惡之謫高州通判以去嘉靖四

年七月席書將輯大禮集議因言近題請刊布多繫建言於三年以前若臣書及璉萼獻夫韜所正取者不過五人禮科右給事中熊浹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通政司經歷金述監生陳雲章儒士張少連及楚王棗陽王二宗室外所附取者不過六人有同時建議若監生何淵主事王國光同知馬時中巡檢房濬言或未純義多未正亦在不取其他罷職投閒之夫建言於璉萼等召用後者皆望風希旨有所覬覦亦一切不錄其錦衣百戶聶能遷昌平致仕教諭王价建言三年二三月未經採入今二臣奏乞附名應如其請帝

從之因詔大禮已定自今有假言陳奏者必罪不宥至十二年正月蒲州諸生秦鏗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以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鏗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其後又從豐坊之請入廟稱宗以配上帝則聰輩已死不及見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 三十四
贊曰席書等亦由議禮受知而持論差平然事以激成
末流多變蓋至入廟稱宗則亦非諸人倡議之初心矣
書韜在官頗有所建樹浹宗明能自斂戢時論爲優至
縮之傾狡乃不足道矣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終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52

作者 = (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 = 186

SS号 = 12460651

出版日期 = 1936

出版社 = 商务印书馆